

西域南海 史地考证译丛

第一卷
冯承钧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西域南海史地考証譯丛二編

馮承鈞譯

商務印書館



目 錄

庫巒	一
塞語中之若干西域地名	一
漢譯突厥名稱之起源	四
漢譯吐蕃名稱	五
高麗史中之蒙古語	七
南家	七
中國載籍中之賓童龍	七
南海中之波斯	七
葉調斯調與爪哇	八
蘇門答刺島名之最古記錄	一〇五
瀛涯勝覽中之麒麟	一一〇

眞臘風土記補註

二四

占城史料補遺

二〇

右研究十三篇見於通報者三篇，見於亞洲報者七篇，見於遠東法國學校校刊者三篇。其中七篇撰人伯希和，四篇撰人費瑯，一篇撰人戈岱司，一篇撰人鄂盧梭。

一九三三年二月一日馮承鈞識

庫蠻

亞洲報一九二〇年刊上册一
二五至一八五頁 伯希和撰

德國班額 (Bang) 同馬迦特 (J. Marquart) 合撰有一部東突厥方言研究，這部書在一九一〇年脫稿，遲到一九一四年才印行。到了戰後，伯希和 (Pelliot) 方見此書，便在一九二〇年的亞洲報裏面作了這篇報告帶批評。這部書分爲三部份，其中兩小部份是班額所撰，一大部份是馬迦特所撰。我的譯文僅限於與漢學有關係的考證，所以將關於班額的部份省略。伯希和原文的標題是 *A propos des Comans*。這箇 *Comans* 牽涉到的種族很多，我不能拿一箇種名包括，所以僅譯其音，名曰庫蠻，讀者切不可在中國載籍裏面去尋這箇新名的出處，這是我聲明的一件事。本文裏面用了幾箇希臘字母，我從前因爲印刷困難，曾將這一類的字改作羅馬字，於每字後面加了一箇 *h*，以示區別。現在也仿先例，比方 *dh*, *th*, *gh*, *kh*, *bh*, 等字後面的 *h*，皆我所加，這是我聲明的第二事。此文內固有名詞很多，不但中國譯名不一，就是外國寫法也有殊異，所以我皆仍原名，有漢譯的則附錄於下。然祇以一名比對一名，不對他名，比方庫蠻祇對 *Comans*，不對 *Cuni*，吉利吉思祇對 *Kirghiz*，不對堅昆黠戛斯等名，這是我聲明的第三事。伯希和對於馬迦特的著作曾說過，盡他所知去批評。

我對於伯希和這篇研究，也祇好說，盡我所知去翻譯。譯者附識。

本書的大部份（自二五至三三八頁）是馬迦特君題曰 *Ueber das Volkstum der Komnenen* 的一篇大作。馬迦特君的著作，向來是很難節錄的，沒有一處無關係。他在一切語言中的調查非常廣袤，假定時常太遠，有些不能不在中途放棄，偶亦有時放射一種真正占卜的光明。可是馬迦特著作中的次序，僅在馬迦特本人百科全書的頭腦裏面存在，讀者從枝節轉到枝節，勢須在兩千年的歷史中週遊世界。前幾年馬迦特在 *Bénin* 的一部古器物著作裏面，曾建議將 *Ktesias* 關於印度的殘文改正，現在這篇庫蠻起源考，有他的優點，亦有他的缺點。讀者對於他的結論，固然時常躊躇難決，可是不能不佩服他的學識鴻博。

馬迦特在這部研究裏面，工作極感困難，他自己也知道。可是他不能負何種責任，尤其是在討論關於蒙古時代史料的地方，此書印刷時，他才接到一本 *Barthold* 所撰的蒙古侵入時代之土耳其斯坦，*Mirza Muhammad* 的 *Juwami* 刊本第一冊。接到的時候，僅僅够他在一箇附註裏面著錄之用，而且他又不能覺得俄國考古學會東方部 *Trudy* 叢刊第十五冊，*Berezin* 所譯 *Rachid ed-Din* 蒙古史關於成吉思汗的部份。關於伊斯蘭教徒著作方面的情形如此。至若在中國著作方面，馬迦特大概僅限於 *De Guignes*, *Rémusat*, *Schot*

等幾箇人的舊作，Eretschneider 的中世紀的尋究，與同 De Groot 所供給的幾種常不正確的譯文。至若要緊的著作，他皆沒有。比方北京俄國傳道會 Trudy 叢刊第四冊 Palladius 所譯註的元朝祕史，同一人在一八七七年 Vostochnyi sbornik 中刊行的皇元聖武親征錄譯文，還有 Vasil' ev 譯文不佳的蒙韃備錄，Popov 在俄國地理學會 Zapiski 叢刊第二十四冊刊行譯文亦不佳的蒙古遊牧記，如果見着，可以得到若干有益的指示，可惜他皆未見。時在今日，要研究蒙古時代一種問題，尤不能不考證元史所本的來源。元史成書不到一年，倉卒可知，可是他所採的不少來源，我們還可直接參考。我們在別的境況中，還有些同時同類的史料，比方元史所載畏吾兒（回紇）發源的故事，我們現在虞集所撰的高昌王世勳之碑裏面，可見相類的記述。又如 De Groot 根據土土哈傳所譯的 Qipčaq (Kiptčak)（乞卜察兀）的事績，我們也可以將虞集所撰的句容郡王世績碑拿來檢對校正。註一中國人同日本人業經爲我們預備了一部份工作，最近幾年有人將黑韃事略同他的一二三七年的註子印了兩版。黑韃事略以後，關係蒙古人的最古著作，要算蒙韃備錄了。那珂教授的佳作，成吉思汗實錄（一九〇七年）是用元朝祕史兩種譯本作根據的。Palladius 所譯的元朝祕史漢譯本外，還有一部用漢字音譯而更較完備的蒙文原本。我曾經根據一九〇八年

的湖南刊本，同我在中國獲得的一部舊鈔本，將這部音譯的元朝秘史，完全轉爲蒙古文，我希望不久將這部工作刊布。中國近代考證諸家，曾對蒙古時代作了許多重要尋究。錢大昕的著作，時常使人得到收穫，是不用說的。其餘應該著錄的，還有魏源（一七九四至一八五六）改訂元史的元史新編。此書原是寫本，後在一九〇五年付印了。汪輝祖（一七三〇至一八〇七）的兩部著作，元史本證同遼金元三史同姓名錄，現在已有重刊本可以參考。中國駐俄公使洪鈞，在十九世紀末年，曾根據中國同西方的史料，撰了一部元史譯文證補，此書已有三版了。此外近幾年內，又有兩部大蒙古史出現，這就是屠寄的蒙兀兒史記，同柯劭忞的新元史。這兩部書雖然錯誤很多，可是有關係的材料不少。馬迦特的尋究既然將我們領到滿洲，就應該參考關於滿洲同東蒙古的兩大彙集。一部是東京大學出版的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一九一八年時已出四冊）一部是南滿鐵道會社委託白鳥教授主刊的彙集，現在已用德文刊行兩冊，題曰滿洲歷史地理上之貢獻，並附有一冊歷史地圖。前一彙集諸考裏面，有關於勿吉、靺鞨、室韋、可敦城的專考，這皆是馬迦特在他的研究裏面所涉及的問題。

註一 此二碑並見虞集的道園學古錄，（鈞案高昌王碑見卷二十一，句容王碑見卷二十。）同元文類

在一篇篇幅有限的研究裏面，當然不能將這些來源全取來，審查引起馬迦特注意的數目太多而複雜無限的一切問題。我祇能盡我所知，將原著者所得的成績指出，並提出我視為必要的評論。

根據九四八年記述的 Constantin Porphyrogénète 之說，九世紀末年時，有 Petchénegs 人，住在 Volga 水同 Ural 山之間。這種人西有 Khazars (可薩)，東有 Ouz (Ghuz, Oghuz)。馬迦特以為此種人是西突厥的舊部，被 Qarluq (葛邏祿) 追逐到 Yaxarte (藥殺水) 下流同 Aral 海(鹹海)一帶的，到了十一世紀中葉，更往西徙。在這箇時候，Petchénegs 已在 Dniéper 以西。到了一〇七八年，這部種族同 Ouz 聯合，東羅馬的著作家始初名之曰 Komanoi 人。至若 Ouz 的名稱逐漸消滅，僅在書籍留有他們的痕跡。到了十二世紀，Ehristi 曾說有 Qoman 人同他們的 Qomaniya 國。十二世紀末年，編年史家 Michele le Syrien 也著錄有 Qoman 人。到了十三世紀，這些庫蠻受蒙古人的侵略，有一部份曾退避到了匈牙利。匈牙利的拉丁編年史名之曰 Guni，這就是匈牙利語名稱庫蠻一名多數 Kun-ök 的對稱。在 Plan-Carpin 同 Rubrouck 看起來，庫蠻地方所包括的，就是黑

海、高加索、裏海以北的大平原。

庫蠻不是 *Petchénègues* 人，也不是 *Ouz* 人，可是一種新來驅逐或制伏從前侵略者的亞洲遊牧部落。俄國編年史雖然也知道有 *Koumani* 的名稱，可是大致稱這些新來的人曰 *Polovey*。馬迦特採用 *Kunik* 之說，以爲這箇 *Polovey* 名稱的語源，不是本於「田野的」、「平原的」一字而來，乃是本於「茶褐色的」、「灰褐色的」一字而來的。馬迦特並且以爲德語庫蠻人名稱 *Valwen*，是出於 *falben*（淡色的）一字。又如 *Guillaume de Rubrouck* 註二的 *Valani* 人，*Otto de Freising* 的 *Falones* 人，*Guillaume de Viterbo* 的 *Phalaci* 人，*Adam de Brème* 註三用拉丁語名稱的 *Pallidi & Macrobi virides*，來源皆同。這種解釋，我覺得不壞。註四可是關於庫蠻人的體貌方面，連帶有一定關係。這些「淡色面孔」的人，應該與突厥、蒙古侵略者之其他部落有別，應該繫於若干史文所載紀元初中亞同東亞那些皙面赤鬚青眼的種族。

註二 *Rockhill* 在他所撰這位修士的行紀九十三頁裏面，提到這箇名稱，並未加以解釋。

註三 可是應該注意的，*Adam de Brème* 歿年是一〇七六年。他將這箇名稱適用於 *Husi*，實言之，至少在理論上適用於 *Ouz* 人。如此看來，他所「翻譯」適應 *Polovey* 的德語名稱，

幾與此 Polovcy 名稱初見於俄國編年史的時間同時，因為俄國編年史最初著錄此名的時候是一五五年。

註四 馬迦特（五四至五五頁）又引證有阿美尼亞（Arménie）人 Mathieu de Urha 的一段記載，說一〇五〇至一〇五一年間，「蛇種民族」攻擊「淡色」（Falten）民族，而淡色民族又轉而攻擊 Ouz 同 Petchénegues 民族。

這部書說到這裏，地盤還算堅固，可是以後就有點滑腳了。Al-Biruni（歿於一〇四八）在他一〇四〇年所撰的 Kaunūnāl-Minasūdi 裏面，著錄有 Qayī 人同 Qayī 人。根據此書列舉的次序，這兩種人所處的地方，在 Kirghiz（吉利吉思）同 Toghuzghuz（九姓）的東邊。Muhammad-i Auli 的逸事集（十三世紀）說到突厥人（Turcs），曾著錄有 Ghuz（Oghuz）或 Uighur（回紇）諸大部落。他又說：「世人稱爲 Qun 人的 Marga（或 Murga）人，屬於這些部落。（質言之突厥。）他們來去 Qytz 國，因為牧地不夠，才棄而他適。…… Khwarizm-Sah（花剌子模王）Ikunji ben Quqar 註五就是他們部落中的一人。後來他們被一箇人數較多兵器較強的 Qayī 遊牧部落所襲，被逐出他們的牧地以外，他們（Qun）便遷徙到 Sah 地方。而本地方的人因之也遷徙到 Turkman 地方，Ghuz 人曾遷徙到阿美尼亞海（裏海）」

邊附近 Petchénegues 人的地方。」Muhammad-i Anti 接着又說有 Khirkhiz (Kirghiz 吉利吉思) 人，在 Kimak 人的北邊，同 Yaghma (樣磨)、註六人與 Kharlukh (Qarlug 葛邏祿) 人的西邊。

註五 這箇人名原有脫訛，馬迦特曾將他改正，其人在一〇九六年被殺的。

註六 樣磨一名，並見王延德行紀著錄。日玉連 (S. Julien) 在亞洲地理雜纂九七頁中，翻譯行紀

這段文字有誤。其原文云：「統有南突厥、北突厥、大衆慰、小衆慰、樣磨 (Yaghma)、割祿 (Qarluq)、黠戛司 (Kirghiz)、末蠻 (Marmar)、格哆族、預龍族 (Örön, Urün) 之名甚衆。」這箇名單裏面，有幾箇名稱，勢須引起困難的討論。我不能在此處作這種討論，我們祇要記得此處樣磨、割祿、黠戛司三名並列，與上引之文同。

這些 Qayı 人的詳細情形，雖然沒有人知道，可是已經曉得他們是 Osmānīs 人的祖先。Rachid ed-Din 曾將他們列在 Ghuz 諸部落之首。這樣看起來，不知甚麼緣故 Al-Bir- 尚將他位置在吉利吉思同九姓的東邊，然則他們的遷徙問題還未解決。

對於 Qun 的問題能够解決較善嗎。

馬迦特以爲 Qun 人就是庫蠻人，此說可以匈牙利語庫蠻人的名稱 (Cuni, Kunok) 爲憑。

藉。我覺得或者不錯。註七可是馬迦特的考證不止於此，他並考究 Qin 人的命運到了中亞史最古時代。他以爲匈奴同他們沒有關係，據說這箇匈奴名稱古讀若 Kung-nu，應該是含有「犬」的意義的一種別號，應該是從吐魯番一帶古印度歐羅巴語而經世人時常名曰吐火羅語中假借而來的。因爲在這類語言裏面，ku-字的從格 km-即訓爲「犬」。他又將譯寫 Bhauita 或 Bhuta 的 Phaunoi, Phauroi 等等名稱撇開，以爲這些名稱是「指西藏人無疑。」最後他又主張，史文雖說吉利吉思人赤鬚皙面，可是此族的堅昆古名，與 Qin 人也不相干，因爲這箇名稱並不是用兩族的名稱結合而成的，實在是譯寫 Kin-nuz 的對音。我以爲將這些名稱撇開，我的意思固同馬迦特的主張一樣，可是他所說的 Kung-nu 古讀，本於一種印度歐羅巴語言訓義爲犬之說，我覺得毫無理由。這箇匈奴名稱最先知道的，要算中國人。中國人會直接同匈奴發生關係，用不着有「印度歐羅巴」的居間，才知道這箇強隣的情形。中國人在此名之若干譯寫中，增添牙旁者，（這些加牙旁的名稱，恰是未經馬迦特在六十四頁中指出的。）因爲本於中國人對於外國民族的一種輕視習慣。Phaunoi 等如 Bhuta，或者有其可能，可是未曾證明。至若堅昆即是吉利吉思，我的意思也同馬迦特一樣。可是譯寫所根據的是單數的 Qyrqun，不是多數的 Qyrqudn。（Qyrquz 或 Kirgiz，

這就是唐人的結骨，同元朝秘史的 Kirghut 所自出。）註八

註七 馬迦特（五十七頁）以爲在 Polovcy 首領 Kun-ny 名稱之中，見有 Qun 的名稱，這一說完全出於武斷，我完全不能贊同。

註八 可參考一九一六年刊通報三七〇頁。突厥語的實在寫法是 Qyrghuz。從盟昆河（Orkhon）諸碑文起，就是這種寫法。我們可以假定堅昆（Qyrquu）或者是一種蒙古語寫法，要是不錯，這倒是一件有關係的事實。因爲這箇堅昆名稱，在紀元初時已經知道了。關於這些蒙古語寫法，可參考一九一五年刊通報六八七至六八九頁。以 Türküt 對突厥之說，馬迦特君在一九〇五年時實已首先提出。（參考伊蘭史考第二冊二五二頁同本書七二頁）

可是別有一種民族，而經七世紀上半葉一種中國史文說是土耳其斯坦青眼紅髮的人民的祖先的，這就是烏孫。按烏孫王號有昆莫，同後來的昆彌，在理論上求其對音，似是 Kun-mak 或 kun-lak（kun-lhak），與 kun-mi 或 kun-bi（kun-bhi）。註九從前有人以爲這箇莫字或彌字，是突厥語 bäg（鈞案唐人譯作匄，清人譯作伯克）的對音，而在從前方言裏面讀若 bi。馬迦特（六九頁）以爲此解確當，於是乎將昆莫或昆彌的王號上一半認爲 kun（Qun），下半認作 bäg 了。據說昆是訓爲「強大」的一箇形容詞，後來變成爲部落的稱

呼，又一方面馬迦特以爲烏孫同後來的西突厥或者應該是同種。註一〇

註九 我採用的大致是 Karsten 在一九一九年通報一〇四至一二一頁中還原的古音，其中不少的細節或有討論的餘地，可是根據切實。

註一〇 馬迦特爲此引證到烏孫的方位，同狼的故事，這並不是一種證明。讀者很想到馬迦特必將烏孫的名稱同 Oghuz 相對照，因爲他已經在一箇漢代譯名裏面舉出烏、呼兩字互用之例。（就是原書六五至六六頁所引的烏揭或呼揭，此外還須加入魏略中的呼得，此名必是呼揭之誤。）然而他未作這種比對，必定是因爲他已經拿 Oghuz（此言箭師）去對 Oghuz（三七頁）。我以爲這種假定不對，我也曾將 Oghuz 同 oquš 或 oqus 比對。（通報一九一四年刊二五六至二五七頁）然而也是一種很可疑的解釋。

在理論上說，馬迦特所提出的解釋，並非不可能，可是毫無明白根據。還有一箇理由使人不敢將昆莫兩字分開的，設若第一箇字古讀的收聲是 ɪ，我想世人沒有確證必不敢將這箇 kun-mak 古讀分開。因爲前一箇字的收聲，正合後一箇字的發聲。可是因爲古漢語在一含有唇音韻母字裏面並無唇音收聲之例，致使這種適應爲不可能。換一句話說，古漢語並無 kum 的讀法。從前譯寫這箇 kum，必須用 ɪ 收聲的昆字之類。如此看來，根

據第二箇字的發聲，第一箇字的收聲頗有爲 bi 之可能。我箇人的意見以爲與其像馬迦特所提出的「昆之 bag」的解釋，寧取昆莫同昆彌之理論的對音，kumhagh (kumagh, kumbhagh) 同 kummi (kume, kumbhe)。

寄多羅朝 (Kidarites) 或大貴霜 (Kusan) 王朝的最後一王，就是在四六八年爲 Perōz 所敗的一王。根據 Priscos 的記載，此王名 Koughkhas，亦作 Koughkhan。註一一馬迦特以爲這箇 Koughkhas，是一箇人造的希臘字的主格，是從真正寫法 Koughkhan 中演繹出來的。馬迦特以爲這箇名稱就是一箇 qun, qan 的稱號，別言之，就是「Qun 之汗」，這些 Qun，就是印度同時的 Huna。這箇名稱所指的，並不是匈奴。印度在 Sia-Huna 或 Qvera-Huna，質言之「白 Qun」以外，還知道有 Hara-Huna，這祇能是 Qara Qun，質言之「黑 Qun」。當時的嚙唎 (Hephthalites) 所說的，應該是蒙古語，他們的真正名稱與 Qveta-Huna 相適應，應該也就是蒙古語的 Qaghan Qun。由是可解王號 Qaghan Khudak 的 Qaghanian 國，久爲嚙唎本部一種中心的理由了。馬迦特這些假定不無關係，可是我覺得不必用這樣絕對形式提出，或者更爲妥貼。馬迦特既然將 Huna 與匈奴分開，我們很想知道他對於希臘同拉丁史文中之 Huns 所表示的意見。若是他以爲 Huns 的名稱即是 Huna 的名稱，

這可又是 Qin 名稱的一種新例了。這箇例子既很重要，我想他決不能默無一言。設若反是，他以爲 Huns 就是匈奴，則更加難解，因爲他說匈奴是外人名此種族之稱，爲甚麼能够使中國同歐洲皆能採用呢？又或者他以爲匈奴、Huns、Huna 這三箇名稱彼此皆無關係，這似乎也非真相。總而言之，馬迦特應該在此點上明白表示他的意見。

註一一 馬迦特（七十頁）說到柔然（Avars）將寄多羅朝逐出賚監氏古都以外的情形，他將這箇城名寫作 Sing-kansi 以與 Iskimist 比對。這種比對好像有些困難，因爲這種音讀是出於馬迦特武斷的。因爲賚字可以讀作勝，也可以讀作孕，若是韋書相對的記載去對照，則又作盧監氏。而且這兩箇名稱，同先前的大夏都城與後來的大月氏都城名稱有其關係。這箇古城，史記作藍市，前漢書作監市，後漢書作藍氏。（可參考通報一九〇七年刊一八七至一八九頁沙腕（Chavannes）之撰文。）我覺得馬迦特毫無採取晚見而有疑義的北史名稱，而不取史記同漢書名稱的理由。就是採用北史的名稱，也不能說賚字必讀勝，而不讀孕。就算是讀作勝，也與馬迦特還原的寫法不合，因爲賚字同氏字是清音發聲。復次據我所知道的，Iskimist 原名迄今尚未確定，馬迦特前後提出兩種考據，皆有疑義。（參考伊蘭考 Eranšahr 一一九至一二〇頁。）自是以後，不知道他的意見變更沒有。